

魂归大漠

吴小军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魂归大漠

吴小军 著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魂归大漠 / 吴小军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113-6921-5

I . ①魂… II . ①吴…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1075 号

魂归大漠

著 者 / 吴小军

出 版 人 / 方 鸣

责任编辑 / 王 嘉

装帧设计 / 穆 琳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850 mm × 1168 mm 1/16 印张 / 27 字数 / 369 千字

印 刷 /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6921-5

定 价 / 4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图书质量有问题, 可联系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魂 归 大 漠（第一部）	3
魂 归 大 漠（第二部）	247
魂 归 大 漠（第三部）	348
尾 声	432
后 记	435

楔 子

某日的深夜时分，万籁俱寂，我不知何故，全无睡意，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有件在脑中萦绕多年的往事又浮现在脑海中。我的思绪随之开动起来，围绕着那件往事不停地想着，想着想着，忍不住欠身起床，披上衣服，趿拉上拖鞋，开了灯，来到房间一角那老书柜前蹲下，打开下面的两扇门，把那个装满了旧时通信的硬纸盒子从压着的大小大小的各类书籍和本子的下面取出来，捧到书桌上放下，打开盒子盖，打算从中寻找一封当年战友的来信。那纸盒子被那些老旧信件塞得满满的，挤得紧紧的，我不得不将其中一部分从盒子里面取出来，放到桌面上。那些信件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打动了，取出来的时候，散发着一股陈年的气味，有点难闻，又有点类似陈酒的味道，有点令人迷醉的感觉，我翻着翻着，忽然手边掉出来一个写着熟悉字迹的信封，我定睛一看，这正是我想找的那封信，它竟自己跳出来呈现在我的面前。

我满意地拿着这封寻获的信件，回到床上半躺着，把被子拉到胸前，双手将信封置于眼前，望了一会儿信封上那熟悉的字体，然后把信件从信封中徐徐抽出来，轻轻地在眼前展开。然后慢慢地，一字一字地读那清晰的，仿佛带有灵性的钢笔书写字，读着读着，眼前恍若出现写信人熟悉的脸庞，耳边似听到写信人亲切的声音，那信的内容，不知不觉地把我带回到许多年以前……

信读完了，我的思绪却翻腾起来了，陈年往事一件一件从内心深处涌出来，从大脑最隐密之处闪现出来，特别是那件萦绕脑际多年的往事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放大，再放大，直至占满了我的整个思绪。

我关了灯，静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我想我今天晚上是没法睡觉了，怎么办？我忽然想起一个办法，把目光死死盯住昏暗的天花板的某一处看，我希望这样看着看着会令我恍惚，然后在恍惚中睡去。

我的双眼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地看，看着看着，我的眼前确实恍惚起来，恍惚的景象渐渐幻化出一幅清晰活动的画面，而我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存在感，不知不觉融入到那画面之中去了……

魂归大漠 (第一部)

1

清晨八点多，北京某社区的小路上行走着一位六十来岁的老者。他身背剑套，腰不弯，背不驼，身板挺直，上身穿一件略显宽松的黑色秋衣，下身穿一条富有弹性的黑色练功裤，额头上留着一点汗迹，剃成寸头的头发已黑中泛白，正在向全白过渡，两道剑眉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锐眼，鼻梁高直，褐唇紧闭，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此人叫方伟民，他刚刚完成了晨练，正在回家的路上，他家位于本小区比较靠里的一栋六十年代兴建的老式红砖的五层楼房，他溜溜达达转了几个弯之后，来到这栋楼房的楼下，上了几步阶梯，进了大门，向位于三楼的家拾阶而上。接下来的这一天，他也将像过往的无数个一天一样，按照早已形成了条件反射的程序来展开：冲热水澡，吃早餐，翘着二郎腿看两眼电视，起身扫扫地，弹弹这，擦擦那，问老伴王紫薇要不要上街买菜，如要去，就拿气筒子下楼给那辆老是慢撒气的自行车打气，如不去，就回房间看看书，练练字，拉拉二胡……自从前年退休以来，除了头一两个月觉得有些个不自在，以后也就慢慢适应了，日复一日都是在这种闲适安逸，平淡无奇，一成不变的固定程序中渡过。

但是今天，这个固定的程序被一个意外，不可思议的“事件”打乱了。

当方伟民像平日一样，左手稳住肩上的剑套，右手从裤兜里掏出

大门钥匙，往门锁里一插一拧，大门“咔”的一声打开的瞬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从大厅响亮传来，电话铃响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今天这铃声怎么显得这么响亮，这么紧促，方伟民抬眼往大厅沙发旁边小桌上的电话望去，不知是错觉还是怎么地，那电话机似乎一边大声急促地响着，一边还微微跳动着。

“谁呀？这么早……”

方伟民顺手把剑套放在过道的桌柜上，一边急步向电话机走去，一边脑子里闪出一串可能往这打电话的人名来，随即又全部否定掉：不可能，全都不可能。

当他急匆匆赶到小桌旁，没顾上坐，俯身一把抓起话筒“喂”了一声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人的声音。

“请问您是方伟民先生吗？”

声音文绉绉的，显得挺有教养，还管我叫“先生”，这是谁呀？

“是，我是，那你是——”

方伟民一下想起，该不会是拉广告搞推销的吧，他可是最讨厌这类骚扰电话的，想到此，一下子就没了好气，只等对方那套推销广告的说词一说出头两字，就“啪”地压断电话，还要跟上一句“真讨厌”！

“很抱歉，老先生，这么早就打扰您。”

对方语速平缓，语调亲切，仿佛能看到脸上挂着微笑。但是，啥事呀？听听再说，听听他跟着能说出些什么，只要你一露出搞推销的苗头，没二话，立马压断！

“唔，那你是——”

“哦，我叫肖书林，我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什么？外交部？方伟民好象挨了一闷棍，“外交部”这三个字把他搞蒙了，以至于接下去那姓肖的年轻人说了些啥他都没留神去听。

外交部和我能有什么关系？那从来都只是在广播电视上听到看到的字眼儿，在现实中从来不会也不可能和我发生什么关系，我的经

历在那摆着呢，一个事业单位后勤部门的退休职工，退休前在这单位默默无闻地干了二十多年。再往前，七十年代末那会儿，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城后，先是闲待了一年多，然后到一个国营电子管厂干了七八年，后来就到了现在退休所在的这个单位。至于我的亲人圈子，我的朋友圈子，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所干的营生，所处的社会阶层，都和“外交部”八杆子打不着呢！那么，今天，这外交部的，居然来找我，这真是奇了怪了！莫不是打错电话，找错人了，或者甚至是——骗子？

“喂——大伯，您听得清我讲话吗？”

那边大约等了一会儿不见这边有反应，随即又唤了一声。

“哦，听得清，我在听，在听。”

年轻人亲切和蔼的语调，已使方伟民的警觉和敌意渐渐消退。

“大伯，是这样，我这里是外交部亚洲司，我叫肖书林，您叫我小肖好了。”

“哦，哦”，方伟民连忙应声。

“您曾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战士是吗？”

“是呀！”

“您当年所在的连队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七师 203 团十连，您在二排六班，对吗？”

“对呀！”

奇怪了，真是奇怪了！这外交部的年轻人怎么对我的这点老皇历这么清楚，你又不是公安部门，派出所，查户口的，你是外交部，怎么调查起我来了？方伟民越想，脑子里的问号越多。

“啊哈，大伯，您一定感到很奇怪，我们外交部的怎么会打电话找您”，年轻人热情的话语中带着一点笑意，让人听着挺舒服：“我们的工作中碰到一个情况，需要您，还有您的战友，协助一下。”

“你是说，你们，外交部，的工作，有，需要我协助的地方？”

“是呀是呀！”听筒里传来欢快的肯定声。

这就更奇怪了，我一个退休职工，还有我的那些兵团战友，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的，能协助你外交部干啥呀？

方伟民越想越迷糊，整个人如坠雾中，我梦游啦？眼前的这一切是梦境，还是幻觉？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小肖同志。”

“哦，大伯，是这样，我们处的处长，秦处长，在工作中碰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牵涉到你们这些当年的兵团战士，所以需要你们给我们提供一些协助。”

方伟民竖起耳朵紧贴话筒，两眼盯着电话机，生怕露掉一个字。刚才还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早餐的老伴王紫薇不知何时已凑到跟前，瞪大好奇的眼睛望着方伟民，两手攥着围裙的一角，嘴巴一张一合的虽然听不清说什么，但一看就知道在一个劲儿的问“怎么回事”，方伟民一边对话筒发着短促的应声，一边冲她使劲摆手让她别打扰。

听筒那边继续传来小肖亲切而平缓的声音。

“大伯您一定很想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是因为事情比较复杂，我实在无法三言两语在电话里和您说清楚。我们秦处长今天一上班就让我给您打电话，希望您能联系几个当年你们连，最好是你们班的战友，大约三五个人吧，这个星期六，麻烦你们过来一趟，您看行吗？”

堂堂的外交部邀请我，那还有不行的？方伟民楞怔了一下，忙不迭答道：“那当——当然行啦！”

方伟民的脑际里随即跳出几个战友的名字，他看了一眼墙上挂着的2015年的挂历，今天是星期三，一会儿马上就联系他们，明天找个地方聚聚，正好也有好些日子没聚了，到时把这个重大情况一公布，一个个肯定惊得目瞪口呆的，哈哈！想到这，他的脸上绽放出笑容，声调也变得愉快起来，他在电话里和小肖约定好，星期六早上九点，

小肖在外交部附近的一个酒店里等他们。他催促王紫薇快点把笔和纸递过来，用肩膀和脖子夹住电话，一手按纸一手持笔迅速记下小肖的电话。完后小肖又说了几句“别着急，慢慢走，注意来往车辆”之类嘱咐的话，然后互道再见，挂了电话。

方伟民刚刚如释重负般放下电话，这边王紫薇早已迫不及待地两手揪着他的袖子催他快把详情道来，当他把电话内容一说，王紫薇惊得两眼圆睁，爆发出一串哈哈大笑，一下子仰身倒在沙发上，双脚双手冲着天花板又蹬又踹道：“哈哈哈哈哈不得了啦！外交部来请我们家老头，我们家老头要高升啦！”

王紫薇比方伟民小两岁，因为打小聪明，五岁就让家里人送去上了小学，当年下兵团的时候，军代表看着她的样子，觉得有点不像初中生，说是个小学六年级的还差不多。跟学校一查，可不，差两岁呢，决定不要她，小姑娘又哭又闹缠着军代表，走哪儿跟哪儿不批不行，军代表最后让她缠得没了折只好破例批准，这样，她就像个跟屁虫似的跟着那些比她大几岁的孩子们一块到了兵团。到了连队后大家都管她叫“小不点儿”，连队领导照顾她年小体弱把她安排到种菜班，免得让她上大窑背砖，她却死活看不上干后勤养猪种菜，非要到战斗排和男生们较劲，也上大窑背砖。有一回正背着一大摞砖坯走在砖窑的斜坡上，一个踉跄脚踏空了，整个人失去平衡向后倒去，方伟民刚好背着高高的一摞砖坯跟在她身后，整个险情看得真切，不顾一切冲上去从后面推扶那正在向后倒去的人和砖，用尽全力抵消了那向后倾倒的力量，自己却被自己背着的那摞砖坯向后的力量一下拉倒失去了平衡，连人带砖从斜坡上翻滚下去，直滚到窑下的一个碎砖窝里，那手上腿上脸上头上到处磕的碰的划的砸的青一道，紫一道，红一片，黑一片……经过这次事故，他们二人从此进入了彼此的视线，人走得也越来越近，心贴得也越来越紧，多少年后竟携手成为夫妻。如今王紫薇也五十几快奔六十的人了，身上还老带着孩子气，动不动就做出些

孩子气的动作，说出些孩子气的话来，每当这时，方伟民总忍不住讥讽道：“真是球大个东西，多会儿也长不大！”紫薇一听就急了：“我说方伟民同志，嘴干净点行不行？别老‘球球球’的挂在嘴上，在内蒙学的这脏话这辈子就改不了啦！”不过今天，方伟民不但没有讥讽她，还跟她一块儿手舞足蹈地疯笑了一阵。可不是吗，平静的，一成不变的生活中突然冒出这么一档子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是好？是坏？是惊？是喜？反正挺刺激，挺有意思，完了几个老战友一聚，把这事一说，一议，像猜大谜似的各发高论，那个热闹劲儿，想想都兴奋！想到这，他连忙对王紫薇说：“快，快把地址本递过来，我这就给战友打电话。”

王紫薇说：“急啥呀，早餐还没吃呢，吃完早餐再打不迟。”

方伟民急忙走到饭桌边坐下，抓起一颗鸡蛋就咬，却咬了一嘴鸡蛋壳，原来他光想事儿了，忘了鸡蛋是带壳的，连忙撮着嘴往外吐壳，王紫薇嗤笑道：“你就连壳儿吃了呗，还吐啥。”

整个早餐，俩人都在围绕着外交部小肖的电话猜呀猜，却怎么也猜不出个靠点谱儿的缘由来，最后勉强推测出的结论是，可能是我们这帮人里的某个人的或亲戚或朋友或其他什么关系的人出事了，而且多半不是好事，所以组织上来找我们了解情况来了。但那也说不通啊，要来也应该是居委会，派出所的人来，怎么也不应该是外交部的人来呀，人家外交部是干啥的呀！再说了，为啥就那么具体偏偏要找我们六班的战友呢？这更加是解释不清楚了。俩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猜了一个早餐的时间，最后还是什么也没猜出来。

吃过早餐，方伟民急忙找出记电话号码的小本查找战友的号码要打电话，看到他着急忙慌来回翻动那卷边破损的小本，王紫薇不屑道：“用手机打不就得了，手机上都有号码，还老翻那小破本儿，真老土！”

“我手机上号码不全，还是这小本可靠。”

“老古董！”

“老古董咋啦？老古董才值钱！”

方伟民一边拌嘴，一边把找到的号码记在一张小纸上，然后拿起电话，冲王紫薇说了声“别吵了”，就开始拨电话。

方伟民一连拨了几个战友的电话，这些战友们一听说要聚会，个个都高兴得在听筒里“好哇好哇”地大叫，还不忘捎上一句“别忘了把你们家小不点儿带来”。等到方伟民神秘兮兮地宣称有一个重大消息要在聚会上宣布时，一个个都好奇兴奋得一个劲儿地追问“啥重大消息？啥重大消息？能不能先透露点儿”，方伟民当然是严辞拒绝：“甭想！一定要在聚会上当众公布！”他这么一说，更把这帮战友的胃口吊得高高的，使他们对于参加聚会的心情由一般的高兴变为迫不及待了。

2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多，在出三环路不远某个小区旁的一条食街边的一家东北菜饭庄里，一场热闹的聚会正在这里如期进行。整个饭庄几十张餐桌，就数靠西南角这桌最热闹，那七八个六十岁上下的老者一个比一个嗓门儿高，两手还时不时比霍着，让人不由想起“张牙舞爪”这词儿，有几个不安分的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弄得屁股底下的椅子“吱吱”作响。旁边几桌的人时不时被这边爆发出来的哈哈大笑吸引得频频扭头观看，上菜的小姑娘不时腾出一只手捂在嘴上以遮掩忍俊不住的笑。近旁靠窗边一张小桌那儿面对面坐着一对年轻人，男的忍不住转身用手轻触一下身后的那位老者，用带着点东北口音的话问道：“你们好象都是一个单位儿的吧，都这个年龄了还象年轻人似的，老有活力了！我老爸老妈咋就没象你们这么乐呵呢。”被问的老者张嘴爽笑道：“我们这帮人再老也乐呵，因为我们是——兵团战士！”

“啥？兵团战士？”年轻人一脸茫然。

“没听说过？”老者问，年轻人摇摇头，对面的女孩抢话道：“我知道，我在电视上看见过，叫，叫什么，生产，建设，军团，好象是。”老者纠正道：“是生产建设兵团。”女孩道：“哦，那就是又生产，又建设，又打仗的军队呗，对吧！”老者发出一阵呵呵呵呵的笑声算作回答，又把身子转回到自己那桌。

这桌这边正热闹呢，方伟民像挨批斗似的被人按着脖子，向前弓着身子，冲几个站起身来“义愤填膺”指责他的战友一个劲儿地摆手，一边“哈哈”一边紧着说：“别急，别急，我马上向各位汇报！”

自从昨天他向战友们透露他有重大“军情”要公布，大家可都急不可待地等着呢，可他却一路卖关子，在电话里说聚会见了面说，见了面又说等都到齐了说，等都到齐了，又说等上了菜边吃边说，这菜已经上来了，又说先喝一轮再说，这下把几个性急的战友惹火了，方伟民，你小子想要我们不是？你还反了你！其中一个站起来冲大伙儿一摆手说：“别听这小子的，咱谁也别先喝，先罚这小子三杯，然后让他交待，再抗拒不交待，就一人罚一杯！”“噢！”大家一致响应，坐在方伟民旁边的王紫薇攥起拳头朝他大腿上狠狠捶了几下生气地说：“真讨厌，没完没了卖啥关子呀，真让大伙儿灌醉了，自各儿爬回家去，我可不管你！”这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方伟民一看这架势，再卖关子众人都不干了，真的要对他动真格儿的了，忙躬身摆手平息众怒：“别，别，别，我这就说，这就说，你们先都坐下，安静安静，听我慢慢道来。”这边刚好上菜的小姑娘又笑嘻嘻地端上来一盘菜，铁板牛肉，热烘烘气腾腾的，油汁和配料还在“滋滋”作响，鲜嫩浓郁的肉香一下子弥漫开来。“来来来，赶紧趁热一人先来它一块儿，一边吃着边听我说，”方伟民慢慢地转动着转盘，让每人都夹到一块牛肉，最后转到自己这，也夹出一块儿，急不可待咬一口，连声称赞“真嫩！真香！”又呷一口茶，清了清嗓子，扫视了一圈一

边嘴巴嚼着牛肉一边眼睛盯着自己的各位，说道：“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就一五一十地把昨天他和外交部小肖通话的内容告诉了在坐的各位。

这个消息一公布，简直象一颗重磅炸弹在众人当中轰然炸开，炸得人人脸上都挂满了大大的惊叹号，随后又变幻成弯弯曲曲的蚯蚓般的大问号，相互用睁得大大的眼睛惊诧而困惑地传递着求解的询问，刚才还高吼二叫气氛热烈的一桌人转眼变得静悄悄的，个个都若有所思，像在猜灯谜似的。这气氛的突然转变，使得邻桌的客人感到好生奇怪，不禁纷纷扭头察看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

方伟民默默地望了望在坐的各位，然后说道：“就是这么个情况，我和紫薇昨天琢磨了一天也没琢磨出来到底是咋回事儿，现在咱们集思广益，看看谁有什么高见吧。”

经过一开始的震惊和迷惑，大伙儿楞怔了一会儿，便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但议来议去，都离不开一个推测：人家外交部的小肖不是专门提到咱连的2排6班吗，那一定是，某个和6班的战友扯得上关系的人（不管这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人还得和外交部扯得上关系的，出事了。顺着这思路，大伙就开始一个一个地过滤6班的人以及他们所知道的这些人的社会关系，但过滤了半天，也没能过滤出一个能和堂堂的外交部沾上边儿的人来，面对这道大迷，大伙真的是感到迷惑不解了。

方伟民见大伙儿猜议了半天，最后也跟自己和紫薇昨天所得结果差不多，最终还是个大问号，于是就做结论说：“我看既然咱们谁也猜不出来，就别费那个劲去猜了，只等星期六见了外交部的人，就啥都清楚了，对吧！”他边说边冲大伙儿招手：“来来来，吃菜，吃菜！”

这时，坐在桌子靠墙角一侧一直没说话的一位战友突然一摆手，说道：“慢着，听我说两句。”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一下子把大伙儿的注意力和目光都聚焦到他的脸上了。

说话的这位名叫章青峰，当年和方伟民同为6班战士，个子在众人中高出半头，留着背头的黑发中加杂着几缕明显的白发，脑门子显大，一副金丝眼镜架在傲慢的鼻梁上，后面藏着一双目光深邃的锐眼，嘴角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微微上翘，显出一丝讥讽的意味。当年在连队的时候，由于他的学识之高和同龄人根本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所以大伙儿在背地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人物”，但从来不会当面这样叫他。他从兵团回城后先是几经周折，后来到了一家著名跨国公司当高管，在那一干就是二十年，成了公司不可或缺的骨干，公司老总多次想让他办理移民然后到总公司去任要职，都被他婉拒了。而且，当某一日他突然向公司老总提出辞职时，老总傻眼了，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回被人“炒鱿鱼”的失落感。“退休”后的他决意要把人生所剩的时间留给自己，痛快地玩一切自己一直想玩而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时间玩的“玩项”：阅读、绘画、音乐、摄影、文物收藏……他尽情地玩，尽情地体验其中的乐趣，玩得消遥自在，乐哉悠哉。

这会儿大家都望着他，其实大伙儿早都盼着这位“人物”发表高见呢，因为他的思维见解总是出人意外，高人一筹，可这半天他却一直一言不发，光是面带微笑地听别人在那瞎猜乱议，也不顾别人总是拿眼瞅他，一会儿品口茶，偶尔尝口菜，弄得有人都急得想大声冲他喊：“人物儿！你这人五人六儿的，别光喝茶吃菜呀，把你的高见和大伙儿说说呀！”正这么想呢，这位“人物”就说话了，大伙儿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全拿眼盯着他，等着听他说话，真可谓“洗耳恭听”。

只见章青峰双眼皮儿一耷拉，半眯着眼作沉思状，右手五指在饭桌上轮击了两回，突然一睁眼道：“咱们分析问题，一要抓住重点，二要把时空的范围放大，不能局限在太小的范围。”

大伙儿听他这么一说，都觉得他心里一定有谱了，结论已是呼之欲出，于是个个都屏住呼吸，眼睛盯着他那张吝嗷的很少发言的嘴，

耳朵恨不得贴到他的嘴边，等着听他说出什么惊人的结论来。

一桌人安静极了，空气好象都凝固了，就这样静静的过了几秒钟，只听章青峰说道：

“咱们先说重点吧，啥是重点？我考虑重点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六班，这事儿肯定跟咱六班有关；二是这一定是件大事，如果事情不大，怎么会有劳外交部的大驾出面来找咱们呢？”

大伙儿望着他，纷纷点头，只听他继续说道：

“根据已知数，求解未知数，这是咱们上小学的时候就没少做过的算术题，我刚才说的重点，那就是已知数，那么，根据已知数‘六班’和‘外交部’，我们怎么才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呢？”他望望大伙儿，大伙儿一脸茫然，只顾眼不眨地盯着他。

“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大事’！”

“咱六班的人能有啥大事呀！”有人忍不住冒出一句，接着就有人附和：“是呀，咱六班的人，在北京几个，在外地几个，都在干啥，基本上都一清二楚的，哪能有什么大事呀！”

章青峰没有理会这些质疑，只顾往下说道：“这就是刚才我强调的第二点，要把时空的范围放大，你们说六班的人没啥大事，对，现在是没啥大事，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久，你们还敢说六班的人没事吗？”

章青峰的一席话，一下子把大伙儿的思路激活了，脑子顿时像长了翅膀，腾空而起，向着那逝去的遥远的时空振翼疾飞。然后，几乎在同一时间，大伙儿脸上的表情突然起了同样的变化，都在这一刻想起了一件事！一件天大的事！

时光倒转四十多年，回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那年春季，来自